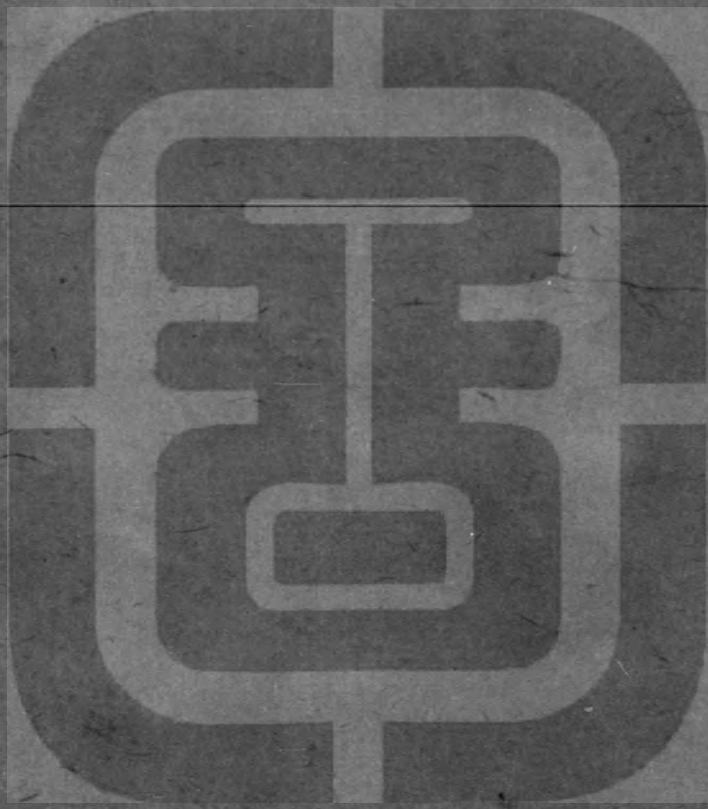


列傳 文藝 行人

續後漢書

卷六六之六七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上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藝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謹案荀悅仲長統二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仲豫公理立言論政深知治體不當文景明章之盛而奔走於曹袁之間終以不用惜哉仲豫之漢紀其論辯精當高出遷固盡變史法真奇才也公理之論并田肉刑有意乎三代之治矣謂光武矯枉太過不任三公政歸臺



閣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也任之輕而責之重東漢之膏肓也不任三公故大臣無權政柄下移故竊於宦戚天子不能總攬大臣不能有為王室遂卑底於匹滅光武基之也議者謂其當專用一相委任責成以為餌操嗚呼是六官冢宰之義三代任相之道也光武昧其統體隘高皇之規模不舉大綱而張眾目所以不能如西漢之可繼而復興也以是致譏過矣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延熙末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朝柄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劑藥謹案晉書作丸藥客往見之鄉鄙以為貶漢匹以是沈滯累年司空張華愛

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譔丞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譔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張華淡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爾初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為立傳謹案晉書本傳作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云云考陳壽三國志立文簡約文學如應劉輩亦附見王粲傳丁氏兄弟本無事蹟可述如粲傳末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畱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因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然七人皆不立專傳豈亦有所覓乎故史存或云兩字有關疑之意而此書刪去則直以此罪壽矣蓋經本不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滿壽書故責備尤甚也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嘗為諸葛瞻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為亮

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徙壽為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於帝宜補黃散由是以為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復被貶議出為平陽侯相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淡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

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詔

下河南尹雒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

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原注北史毛修之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

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其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

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會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

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蜀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

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作為偶而以為管蕭

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

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

善將見可知難乎修之謂浩言為然孔明一代之佐承祚方之管蕭而加非短已獲罪於天下浩乃以偏霸功利

無忌憚者也卒許暴虜殺身赤族宜哉

議曰三史亞六經法制備矣壽為國志序事典瞻評論卓然足以繼其後也末帝之世國不置史記注無官非壽書所睹記昭烈之偉蹟孔明之盛心後世不可得聞矣則壽於漢季不為無功但其以晉承魏壽仕晉依違從諛失其統紀於昭烈孔明增塵飾玷而推獎操懿故遺萬世之惡而行道之人弗是焉且其尚典質崇簡壯志其大而舍其細故多疏略不能完史而傳信於後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上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下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藝

魏

潘勗

孫尼族子岳

路粹

潘勗字元茂滎陽中牟人也初名芝後更勗歷宰守有政蹟入為尚書郎遷右丞專典辭命雅善清奧甚得綸綍體

曹操魏公九錫文勗所作也

謹案殷云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為策命文勗匹後或疑

是王仲宣所為論者紛紛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勗子滿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公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為建安二十年遷東海相未行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

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術稱
滿子尼字正叔少有清才文辭溫雅有勗風及從父岳俱
以文章擅名一世與陸機兄弟號稱潘陸嘗贈機詩機荅
之曰猗與潘生世篤其操仰儀前文丕隆祖考晉太康中
舉秀才為太常博士出為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
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復出為宛令入補尚書郎轉
著作郎奏乘輿箴趙王倫之亂稱疾取假拜掃墳墓齊王
囧起義引為參軍管記室倫誅以功封安昌公歷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當三王兵爭
尼從容顯要無所附比故免於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
陷沒欲還鄉里遇賊不得前卒於塢壁年六十餘謹案目錄附族

子岳
今闕

議曰按漢平帝元始五年冊命安漢公莽加九錫原注顏

禮舍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莽稽首再拜受緣鞮

袞冕衣裳原注顏師古曰此鞮謂蔽膝瑒瑒瑒原注孟

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瑒音弗鞮音畢瑒瑒瑒原注孟

瑒是也顏師古曰瑒音瑒瑒音布孔反瑒音必句履原注孟

日今齊祀履鳥頭飾也出履二寸鑿路乘馬龍旂九旒皮

弁素積原注顏師古曰戎路乘馬形弓矢盧弓矢左建朱

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柎鬯二鹵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

朱戶納陛署宗祝卜史官虎賁三百人漢世至此始見冊

命三公加九錫事有其制而無其文獻帝建安十七年詔
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十八年

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
 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衮冕之服赤
 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
 士三百人鉄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柎鬯
 一鹵圭瓚副焉而始有其文然皆非漢以來登拜三公封
 建諸侯王之制又非三代策命之典也皆侈大其事以示
 天下變革之意爾使晉宋齊梁陳隋諸君援以為篡代之
 例始則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小示變革其次則加九錫封
 十郡既而又為禪文一篇冊為皇帝自為一代即此為之
 也按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一命受職再
 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

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命雖有九秩敘之常非賜之也夫

錫與賜皆天子所以予諸侯也當周盛時諸侯終喪嗣位

入見則有錫歲時朝覲則有錫能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則

有錫原氏左氏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故

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輅車乘馬又何予之

元衮及黼原注詩謂諸侯朝於天子則天子錫予之也又

曰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原注詩則諸

侯有功見於天子天子錫予之也春秋以來諸侯不朝事

王王亦時有錫而見於魯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天子

使召伯來賜公命或死而追錫或生而賜命言命而不言

所錫之物。按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則乘馬弓矢祭酒三物。爾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九命作伯之制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盧公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則車服弓矢祭酒虎賁亦四物。爾命雖九，而錫之四。與詩所載車服弓矢皆同。左氏謂王使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則錫命，又有玉也。其物又各不同。或錫車服，或錫弓矢，或錫瑞玉，或錫策命。初無定制也。韓詩外傳謂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何休注春秋公羊氏錫命，引禮緯含文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

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其征。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如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己其所錫之物，與韓詩所載同。而其殺則不同。今此文次弓矢在鈇鉞之下，則又不同也。蓋九命之制，車服弓矢秬鬯虎賁瑞玉之錫，則周制也。如韓

詩所載禮緯所言皆非王制後世尊禮權臣以資篡竊者
 附會九命等制增而為之是以始見於新莽終行於曹操
 爾嗚呼錫予之義備見於詩書春秋之際矣成康之際諸
 侯覲享述職獻功不過錫之車服使之朝會賜之弓矢命
 之征伐周室之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過使召
 伯賜命褒述而已晉文公世世勤王戰勝城濮率諸侯以
 朝王獻俘述職不過叔與父策命用平禮有加而已原注左氏
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預注以平王享晉文侯禮五伯桓文為盛其翼戴天子同
 獎王室使東周不墜又數百年功烈如彼其高齊撫故封
 晉啟南陽而已原注左氏傳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啟南陽曹操起自
 凡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令諸侯南征北伐為己而不為

漢乃桓文之罪人也將建國代漢先以天下為九州遂以
 冀州十郡為魏國奄有河朔山東之地半天下之襟帶制
 漢死命矣而後雍容漸進蹈新莽之故迹冊受九錫進爵
 為王冕十有二旒出警入蹕建天子旌旗置三公官有天
 子之實矣而猶名漢相則九錫之受篡漢之實名為漢相
 終不踐位欺天下後世以偽爾昔周桓王追錫魯公命仲
 尼書於春秋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而王不稱天以為
 魯桓殺兄篡立又不朝王則當舉九伐之法討而戮之三
 不朝則六師移之者也生不能討死又錫命褒稱弒逆之
 人是無天也故王不稱天則王亦不王矣獻帝居許以來
 僅守位號自謂未知死所至於弒母后賊王子翦伐漢室

幾無噍類而不敢言。復令爲九錫之文以之。藉手而不敢拒。雖制之在操。爲漢家一死可也。偷生而惟命是從。又可繩以春秋之法乎。士苟有志。手可斷。禪文不可草。勗之文固美矣。其節不足稱也。當無妄之世。尼岳以文筆競於一時。尼頗恬退。故幸而免。岳浮躁奔趨。朋扇逆后。相與陷害。冢適赤族。其理也。閒居一賦。其拜塵之媒。秋興一賦。其附炎之心也。歟。

路粹字文尉

謹案王粲傳注粹陳畱人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

三輔。建安初。曹操以粹才高。與京兆巖像擢拜尙書郎。像以兼資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操欲殺孔融。使粹爲奏。曲致融罪。無不惡

其人而畏其筆。十九年轉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丕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篡代特用其子爲長史。

議曰。古者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大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污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所以崇禮讓。養廉恥。絕誣染之端。杜澆訐之原。三代忠厚之政。風俗之所以美也。漢初公卿恥言人過。至於幾至刑措。猶有三代之遺風。孝武而下。屢誅大臣。漢政寢穢。欲加之罪。爲爲之辭。謂之罪狀。辭章之臣。往往借筆代罵。李固之罪。成於馬融之手。而漢遂衰。

原注

後漢書馬融為梁冀作飛章誣奏李固曰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
 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但
 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
 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
 父臣惡莫淡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吳祐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
 面目見天下人乎冀竟罔殺固何
 筆而操始纂於是天下遂畏三端謂文士之筆端武士之
 鋒端辯士之舌端原注見韓詩外傳近世蘇軾作呂惠卿責辭謂
 作劄子今日始遇著有囚漢極口稱快激成紹聖之禍原注
 宋實錄元祐元年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敕曰元
 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
 為垂世之規某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幸輔同升
 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
 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
 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
 子之聖不信幸子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

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
 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驩
 怒則側目以相視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
 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
 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禍與言及此
 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
 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
 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章
 惇貶責元祐臣僚欲得如軾者使為之辭遂用林希希既
 為之擲筆曰壞了名節矣終之黨與相軋而亾宋金源氏
 禽遼主天祚降封海濱王學士王介儒嘗為天祚黜辱及
 作詔謂天祚居位二十載有罪數千條舉古今君人之惡
 而歸之天祚受詔於庭仰而誓曰夫亾人之國罪莫大焉
 又加之罪乎非吾所為而數吾於朝必爛其舌矣未幾介
 儒瘍生於頸爛舌而死嗚呼醜詆安可肆誣誑安可為哉

原注金實錄太宗獲遼主天祚降封為海濱王詔曰歷稽
 往古不無天數之廢興斷以公言亦緣君道之得失未生
 靈獻執覆漢基不有愍懷疇終晉運事與德象人難力為
 大遼皇帝耶律延禧自絕眾心似錯靈命居位二十載有
 罪數千條詠自伊民達于朕聽所謂剛能復諫邪勿聖讒
 令出不行何以取信天下動違常節視之不似人君對之
 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惟亂政權分外戚事委宵人峻宇
 雕牆賣官鬻獄內耽女亂日曠萬幾而弗親外作禽荒動
 浹十旬而未返開糜鹿之囿奔於國無山澤之利共于民
 用人不啻于牛羊有官或及於犬馬七世之廟雖在無祀
 禮之可觀六尺之輿時乘每弄臣之共載加以逞淫刑于
 賢嫡滋毒賦于疲毗安忍無親骨肉阻為敵國失道寡助
 腹心去作仇讐穢德外聞醜聲遐布獲戾天地見怒人神
 方積釁以在躬更背隣而絕好先皇帝志期全取躬自徂
 征仗一劍而渡江指獨夫而數罪民訖息肩而欣戴物皆
 俟望于來蘇尚猶長惡不悛莫知大勢已去天靡悔禍人
 同覆昏屬秦鹿之奔迷會軒龍之飛去迨及渺昧肆惟纂
 承敢隳垂統之功益謹後圖之事再揚我武必取斯人知
 天網以難逃詣軍門而請罪尋赦將臣而解縛許朝先廟
 以奏俘且底怒以加誅將何辭而以對徒包羞而負恥實
 伊戚之自貽雖其不忍者朕心奈何難塞者眾口前數罪
 條而有一尚謂不君矧多惡貫以兼盈訖為匹國庶絕下

望用削尊名故事若稽新命以降已於八月七日降封遼
 主為海濱王嗚呼原上帝降罰之意罪莫能容以先廟遺
 命之言恩為見許肆台小子終此全功對
 越靈威降茲成命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下

樂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崇臺。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道章雅詠。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盡爲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贍。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霆發電斷。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

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作書檄。曹操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其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勿責也。乃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爲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聳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爲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歡忻。

動蕩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擊跽曲拳服膺而感
 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欷歔流涕而不能自己檄告之文必
 使之扼腕振奮羣起而怒冠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
 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爲
 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蜚者也得體制矣然而琳初
 事袁紹而爲紹檄曹操及爲操禽而復爲操檄孫權君讐
 共主堯桀共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
 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曹操雅聞瑀
 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
 爲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瑀作書諭昭烈及孫

權及征馬超使瑀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操操擧筆欲

爲更定而竟不能徙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

原注文
士傳太

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
 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筵宴客怒瑀不與
 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
 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南人怨士
 爲知已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
 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曰案魚氏典略
 摯虞文章志竝云瑀建安初辭病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
 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
 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
 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
 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爾而張騰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
 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
 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
 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世期謂鼓琴詩曲等
 爲妄以瑀之高或不爲此不爲世屈又不仕操逃山之
 事則有之始焉不屈既乃投杖前倨後恭於事不類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于父祖珠玉之

淵故尤知名於時謹案應瑒傳不載事實似非全文魏志附見王粲傳云汝南應瑒字德璉後云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奉傳注亦據魏志云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成以文章顯也又云珣子瑒曹操辟為丞相掾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謹案陳志云一名恭少有清才

以文學稱終野王令楨思致高邁敏於詞章曹操辟為丞

相掾屬後為五官將丕文學丕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

欲借以為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

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

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原注淮南子

誘注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南垠之金登窈窕

之首原注詩泮水大賂南金鄭元罽貂之尾綴侍臣之幘

箋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

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

中而光揚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

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

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

如此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丕宴諸文學酒酣命

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

滅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主

粲至楨五人者傳於此孔融夫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

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

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
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
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
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
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
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縱火放兵聞之可為酸鼻家
有弊帚享之千金尚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

徐幹偉長陳畱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

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干

里仰齊足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

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

氣原注李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

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

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

勝辭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

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

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
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
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
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于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
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
譬引類以解結締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有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
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臄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

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為之冠丕乃
不數思王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元
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耶嫉賢弟而不
與援豪傑以為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為主孔融氣
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
格高則語妙以氣為主則至論也嗚呼不言論固至矣然
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
至高宗傳說始言學謂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
覺故帝王之學罔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邁化尚德以厚

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變。畏慎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
疆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寬裕以畜眾。剛斷以申令。明察以
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
講肄。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
始爲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
爲文章。漢興孝武。雖有歌詩。然亦未以爲學也。至於宣元
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爲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
莽之僞。亦誦六藝。究王制。逮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
北面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
三王之學。亦自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爲務。
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

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

原注簡文元帝皆梁武帝子。隋平陳封陳

叔寶爲長城公

益爲浮豔。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儂社沈宗。

浸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喜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
事虛文而爲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况唐虞之學乎。皆
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啟之也。丕卒而諡之曰文。而與堯之
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竝謂之文。嗚呼。果何
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丕及諸侯
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爲太子。質有力焉。及
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
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

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管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原注桓譚新論人間長安樂則出門嚙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注王逸曰若木在崑崙楚辭出自暘谷次于濛汜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

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造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質荅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

然後知梁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自旅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

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

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與富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

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

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淡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

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爾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

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馮諼

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

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

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

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鞶

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

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

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

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

八迭奏埴簫激于華屋靈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

續後漢書卷之三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澁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

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此邦之人間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

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

旅之眾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

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以肆其伎能也不勝見恤謹附

遣白荅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淪喪太子不

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

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

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面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誤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爾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

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

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也

原注絕絃事見前注

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

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曰醢之矣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

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暝何時復類

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光武言年已三十

謹案後漢書隗囂傳

云年垂四十七文選作年三十餘

此作年已三十蓋沿裴注之誤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

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

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

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

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
敘心質荅箋曰奉讀手命追亾慮存哀愛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竝
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
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
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鄰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者孝武
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
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
卒以敗亾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

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
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
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
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隆今質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淡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
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爾遊宴之歡
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時邁齒載原注徒結切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
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

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

設終以六博

原注藝經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

棊先補角世說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

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

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餅罄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以宗親竝受爵封竝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丕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丕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治信都黃初二年召質入朝丕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復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肥而中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

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
 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爾吾
 吞爾不轉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敢爾邪鑠因起曰陛下
 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乎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
 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拔劍斫地遂皆罷去其恃勢驕
 豪如此原注質別傳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
 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躊躇念蒙聖主
 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以中見棄棄
 我歸黃墟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
 不書慷慨自餽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
 倂庶幾烈丈夫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
 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視事非國
 相之才叡淡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為單家遨遊貴戚間

不為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
 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爾昭曰
 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為溺攢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
 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諡威侯自質
 及潁川邯鄲淳繁欽原注繁音婆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
 內荀緯王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
 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
 顯儀廙修籍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
 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操
 聞其名名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
 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

操遣淳詣植植具酒炙論文談兵及當世之務縱橫無窮
 淳出歎植之才謂為天人原注魏略太祖遣淳詣植植初
 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
 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說謂淳曰邯鄲生
 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
 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
 之差次誦今古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及論用
 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侘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於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
 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淳屢稱植才由是不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為博士給事中
 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不以為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
 字休伯潁川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欽長於書
 記又善詩賦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集
 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賤還與余
 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

繁欽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
 尉薛訪車之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
 見果如其言即日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
 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
 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
 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
 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
 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
 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嘶慄入肝脾哀感頑
 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入脾哀感頑
 歎觀者俯聽莫不泣然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炳書姐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
 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歡冀事
 遠說旋侍光塵寓目庭階與聽斯調喜宴之樂蓋亦無量
 欽死罪死罪案目錄王象字義伯少為同郡楊俊所知
 此下有荀緯傳今闕
 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為太子丕禮待
 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匹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丕
 既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

祕書監自延康元年始譔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八百餘萬言象旣性氣和厚又文彩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丕如宛詔百官不得干預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丕大怒曰吾爲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尙書漢明帝殺二千石幾人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荅欲入禁中象引丕衣丕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遂入決俊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

謹案目錄此下薛夏有桓威傳今闕

字宣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故有姜閭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逸去東詣

雒陽曹操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黃初中遷祕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之薛君夏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丕引入坐定顧夏言之於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爾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

謹案大典續後

漢散條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書吳應璩字休璉博學
 質傳後列薛夏於王象桓威下今從之
 好屬文善為書記歷不叡世為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
 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
 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
 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
 元有盛名貞嘗與元坐作詩元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
 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
 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譔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
 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東海王越
 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嘗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

犖飄忽撼搖天壤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短章之奇也季重
 黽勉奉荅輦魚目以償夜光動為羞澀筆力氣格之相懸
 有如是者然而丕植累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
 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度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廙年十歲
 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黃中通
 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
 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

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原注劉向新序

趙簡子欲專天
 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
 天下可王也於是乃書名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
 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
 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

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犢孺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羅故剖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史記案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寶孺戰國策作鳴犢鐸孺鐸寶孺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

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

原注柳下惠事見前史記范蠡既雪

會稽之恥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為富好行其德者也遷化懋遷有無化居也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廩懼奔揚

州道中為賤謝表曰考劊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

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

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

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廡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

至之間考劊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

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廬江

溇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

忘前惠

原注左氏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伍舉與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之於望之曰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

表之復心於望之不輕也直忤情而讒言得入者以此無

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

夷齊迓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

賈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宜稼堂叢書

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眾矣遂歸曹操操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不甚器之命虞通草書虞荅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原注戰國策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攻漢中虞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人引以自

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已亾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是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德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

按下重得句
此當作得

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勢若能料
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
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務農桑事從
節約修之旬年則民安國富矣操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
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
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置丞相倉曹掾屬上疏謝
曰臣罪應傾宗禍當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
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
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初偉
與諷善虞戒之曰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

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有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
輔仁之謂也吾觀諷不修德義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
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
於難虞上疏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
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
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
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
才匱使之然爾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
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
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
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

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稱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爾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謹案闕今志注改作屈監本作闕與此合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此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欠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凶畔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

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操甚善之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立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子阜嗣終陳畱太守阜子喬晉惠帝時為豫州刺史時東海繆襲陳畱蘇林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皆有才學其所敘述亦傳於世繆襲字熙伯父斐字文雅該覽經傳六辟公府徵為博士皆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厯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正始六年卒年六十子悅晉光祿大夫孫紹播徽等皆以文學顯於世蘇林字孝友博學多聞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甚有祗要建安中為五官將丕文學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有大議遣人就

諡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孫該字公達好學能文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杜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掾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親善貽儉詩求仙藥一丸欲以感求助儉荅詩而摯竟不遷卒於祕書原注文章敘錄摯與母丘儉詩曰騏驎馬未試婆婆槽樞間壯上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駿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彼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間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荅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隴畝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啗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荅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

議曰劉廙才鑒清遠諫操伐漢懼其重失規以西伯操謂之不知君擬非其倫而近於迂不欺之言也則吾爲周文王之語豈非自欺與其論治道謂不宜數易守令不當以聲譽黜陟皆知治體之言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至漢孝宣久任守令增秩賜金而不徙使吏致其能民熟其化於是號多良吏至於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皆漢之善政也廙有見乎此矣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尙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中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

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高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封殖關中遠者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尙書魏國旣建拜侍中與王粲竝典制度初朝廷播遷臺閣舊事散亾無幾

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中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覲覲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乃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諸叛必疑一相驚動地險眾強殆難爲慮彧以覲議呈操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皆叛操親伐之僅乃得平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曹丕立徙爲尙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詔詔冊及丕稱尊號復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進封閔

原注

音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
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
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甚難且人之所樂者
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也然此四者君之所制也
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也順指者愛所由
來逆意者惡所從生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
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
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
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太息以爲至
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
者未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
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
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
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
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
褥不緣飾器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陛下之
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竝用籌策計校府庫量
入爲出淡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

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覲歷漢魏時獻納鯁切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覲卒諡曰敬侯覲子瓘與燉煌索靖俱善草書原注晉書靖字幼安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維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大安未拜使持節監維陽諸軍事游擊將軍與賊戰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瓘為尚書令靖被傷而卒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瓘為尚書令靖為尚書郎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特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原注後漢書度遼將軍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英弟昶字文舒並善

草書靖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益隸

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鸞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窞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元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

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
 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
 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
 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
 迴其腕著絕勢於純素垂百世之殊觀瓘子恆謹案晉書
字巨山
 亦善草隸乃作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
 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
 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
 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
 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

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
 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
 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
 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
 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出於
 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
 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
 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
 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
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
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
世傳丘墳歷代莫廢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
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
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
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
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獨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
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

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
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
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
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
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損益
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
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
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

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代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

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鷹跖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柔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頰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
 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
 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
 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
 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
 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原注
字子皇安定人靈帝末為涼州刺史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
史邊章韓遂之亂徵為選部尚書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
 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
 雒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
 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

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
 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
 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
 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
 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
 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
 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
 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
 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
 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
 間若鍾籛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

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
 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
 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
 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
 稍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
 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原
文章敘錄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
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
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郡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
鄆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

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
 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
 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
 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頽
 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
 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
 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
 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
 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
 奔未馳或踟躕點黼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

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蟾搨枝絕
筆收勢餘纏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
是故遠而望之隴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
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於是晉世往往
以書法名家至右軍將軍王羲之兼善隸草爲古今之冠
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其出奇爲擘窠大字
曰龍爪書至小楷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敘草皆絕
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張芝草書當雁行也與
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
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好嘗以章草
荅庾亮而翼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

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獻之亦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
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
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議者謂羲之草
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天下號爲
二王漢晉書法至是極矣

議曰古者造書契以代結繩至於六藝典籍綿世閱代書
以傳信而已初不計其工拙而以爲學也秦始以隸代篆
漢魏之際又以楷代隸以草代楷漸趨簡易以爲捷便蔡
邕梁鵠鍾繇獨能存古法出新意遂爲工師規矩書學之

宗衛覬父子以書法傳家恆遂著論推本所自至於二玉
盡古今之變書家之能事畢矣嗚呼詩文至於漢晉字畫
亦至焉而後世鮮能及之豈其去古未遠氣質渾厚天然
太璞未至於神弊歟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有崖岸不能和俗著遊山
九吟曹叡異其文起家爲潯陽長政有美績卒於官又嘗
著運命論行於世其辭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
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
疑其志讒構不能雜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

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

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原注易乾鑿度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已
日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凶宋均曰社
里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
聖人怒則天辟凶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
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

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凶
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
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
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
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

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原注春秋考異郵稽之

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文王受丹書呂望
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
典春感精記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孔子曰清
心遮之殺谷百里子哭語之不知其泣血何益

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

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

謂也豈惟與主亂亾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

於夏庭原注史記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冊告之
龍亾而禱在夏氏乃禱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

未發而觀之禱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禱
化為元龜以入王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娠無夫而

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靡弧箕服實亾周國
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

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
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

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曹伯陽之獲公孫

疆也徵發於社宮原注左氏傳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

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
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且言

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以歸殺之乃叔孫豹之暱
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歸殺之

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原注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

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
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因於丘薈遂遇疾焉豎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

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原注河洛謂河

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
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及成王定鼎於郊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

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
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亾秦文章之貴
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
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謹案體仁
文選作體
二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
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
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
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
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
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

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
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
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
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
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
子區區於一主太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
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
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塞之斯爲淵焉通之斯爲
川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

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簞篋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

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亾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

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原注漢書汲黯

爲東海太守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原注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又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

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

揚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原注漢書拜王莽為大司馬又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

雄家世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

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

以往弗能受也原注桓譚新論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

又焉知江海之淡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

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

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原注漢書王莽

于五都立均官更名雜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

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

積在前矣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璠之珍可

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原注左氏

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

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

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主客

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

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

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議曰蕭遠之論謂治亂有運窮達有命而要歸於任運委命而不及造運立命則未備也夫運故天之氣數命爲人之分定而治亂興亡則不可以任運吉凶得失則不可以委命皆人爲有以致之苟爲有道匹夫而終爲萬乘苟爲無道萬乘而終爲匹夫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必行而莫之禦卒受

天命以匹夫而爲天子紂爲無道窮凶極侈滔天荏惡每稱說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卒自斷命以天子而爲匹夫故孔子罕言命君相不言命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天壽不貳以立命其匹國者則任運自暴者則委命欺天盜國者則自負運命故王莽謂天生德於予曹操謂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孔子之無位顏淵之短命冉耕之惡疾孟軻之不遇能事天立命不違夫道而行使止尼始可以運命言之苟爲有位而於道未盡皆不可以運命言也夫言之難立論尤難矧於運命天道之流行理之極致數之大歸聖人所罕言者而遽立論馳騫於辭章之末可乎哉故蕭遠之論則亦叔皮王

命之流其任適兩墮則老莊之餘也非吾聖人所謂命也
 命天設之或言性之凝定或言天之歸聖人泐罕言者而
 發未盡者不可以數命言也夫言之難立命大難狀也
 不數夫數而於此山試可以數命言之吾為言對面然
 無對面然之試命再林之恐飛五種之可數論事天立命
 吾吾為風文王與劉莫之為而為莫之庭而為取厚之
 國香傾自負以命為主茶請天土林成下與天命
 壽不履以立命其心國
 夫對片下罕言命者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上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下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下

文藝

吳

左思 弟雲 孫拯 陸機 弟雲 褚陶

謹案左思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遂與詩別而體制
 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
 至揚雄班固模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於是自
 以為非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主撮事類辭章

之肆闖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意若
 太冲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
 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
 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鬪巧不足以爲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謹案
作如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作文賦曰余每觀才士
 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
 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
 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
 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
 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

具於此云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
 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慄慄以
 懷霜志渺渺而淩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
 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
 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
 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
 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淡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
 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餘韻謝朝華於已披啟
 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

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岨原注上助舉而切下魚呂切

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

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原注音寒理扶質以

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

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

求音函繇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

之而逾淡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焱豎

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淡而

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慙

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麗賦體

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

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

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

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原注音丈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

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佚代若五

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原注上音綺下音蟻而難便苟達

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

謬罔黃之秩敘故渙澀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

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考殿最於緇銖定去畱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
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
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
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雖
杼柚於予懷怵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
捐或茗發穎豎離眾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
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
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
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原注宋玉對楚王問客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
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或託言於短韻對
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反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
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
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原注禮記升歌
清廟下管象武故
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
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
以諧合務嘈囋原注才
易切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
曲下寤蕤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
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
固既雅而不豔原注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紈酒而俎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紈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
則聲濁越瑟底孔盡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

從而歎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若夫豐
 大羹之有餘味以為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
 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
 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
 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原注莊子
 于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
 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爾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誅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
 得於心而應於手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王充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安
 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效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
 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原注與於

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
 地乎竝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乎予掬患挈餅之屢空
 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踔原注上救甚反下軟角反於短韻放庸音以足
 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
 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
 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
 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以馭逖惟毫素之所擬文
 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
 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揆蹟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
 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
 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

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閔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杜門爲學積十有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

蒸禪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愈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原注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滅榮緒晉書夷庚未入乘輿旅館則夷庚者藏車之所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禩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沔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

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郊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謹案晉書作鍾離斐文選作離斐與此合查孫峻傳云丁奉黎斐黎與離同音卽其人也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

卻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眩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厯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謹案其民怨其俗陋二句文選俱有矣字此據

晉書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大帝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
宏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
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
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
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
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
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
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
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登壇慷慨而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
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
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
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
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
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
有宏於茲者矣

謹案未巨與文選合晉書作未見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

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
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

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
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
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
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
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
謹守峽口以待禽爾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
幣以誘羣蠻于是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
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踣跡待
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

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
我哉自是烽燧少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淡
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
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虛嗚呼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
利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
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
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

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
 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
 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
 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
 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
 周之感矣原注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
 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離離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尚書大傳微
 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
 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近婦人
 推而廣之作雅聲二說不同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
 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也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

獲二俊

原注晉書機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何
 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末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

晉書

遂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

作郎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

如君於盧毓盧瑗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

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

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

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令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

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誅齊王冏以機職

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為之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

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理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原注晉
 書初機

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
 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

宜稼堂叢書

乃為書以竹簡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時中國多難顧
 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從問
 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其序曰夫
 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
 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
 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
 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于天理盡於
 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
 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
 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

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
 器輝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
 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
 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
 其大節故曰天可仇乎而時有裓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
 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典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
 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
 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
 目博陸之勢原注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而成
 王不遣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原注漢書宣帝始

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原注竹書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姓文字少禽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于眾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

上下眾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闔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湮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

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
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著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
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
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
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竝建五長
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
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
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
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

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
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
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淡故諸侯享食
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
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
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毅之國不敢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
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
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
諒明道有時而闡故世及之制弊于疆禦厚下之典漏於

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
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
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於昔豈玩二王之禍
而闡經世之算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
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固痛於凌夷也是以經始獲
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
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
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享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

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
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原注公羊傳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何故彊晉收其請隧

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原注請隧事見曹植傳楚子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借使秦人因循其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

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

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原注漢書賈誼曰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景帝即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及
 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
 楚趙亦皆反也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皇祖夷於黥徒
 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

西京病於東帝原注皇祖高祖也史記淮南王黥布反高

道病至長安崩前漢書吳王濞傳及削吳會稽豫章郡
 笑而應曰我以爲東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
 帝尚誰拜不何見盜

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原注漢書呂產

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臣迎立代王張武以爲不
 可往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
 代之強故迎立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
 大王大王勿疑

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轍矣原注漢書諸侯小者淫荒越

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
 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

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原注漢書成帝悉封舅譚爲平阿侯

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
 之五都又封莽爲新都侯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

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

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原注左氏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焉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

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
 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初甘

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
 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遂出及坎欲將禦之王曰先其謂我
 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將禦之王曰先其謂我

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隗氏居于溫王子朝賓起

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尹氏召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 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賓起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

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

宣王興于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原注史記厲王出奔于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左氏傳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子

頹及五大夫襄王出居于鄭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豈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豈

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原注孽臣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攬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

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

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

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

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之禍原注漢書王莽居攝翟義與劉宇劉橫結謀舉義兵立劉信為天子義敗皆為莽所誅

後漢書董卓以韓馥為冀州刺史劉岱為兖州刺史各舉義兵討卓卓乃酖殺之農王遷帝於長安左氏傳韓宣

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

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

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

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

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

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
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之所希及夫進
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
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竝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
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機感成都王穎全濟之
恩又思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戡定遂委質焉穎以機

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機表謝曰陪臣機言今月
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
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
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
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
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
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罔所
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
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
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尙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

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尙不足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亾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太安初穎與河間王容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率秀諸軍二十餘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

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旂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金鼓之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棱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竝嬖於穎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

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

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瞻英銳漂逸一代之絕也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取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竝行於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遂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雒原注晉書機初之張華華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繩纏須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縷經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揚州刺史周浚辟為從事謂人曰陸士

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以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

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
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
遺教日以凌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
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
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財特蒙拔擢亦思竭
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廷敢陳所懷如愚臣
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
又諫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
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
選眾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
司其下眾官悉州閭一介疏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

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
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
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
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
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
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
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眾事一付治書則
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大常
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
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
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

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
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
器思澗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
櫃於祕宮披金滕於元夏思樂百代博採其珍辭邁翰林
言敷其藻揆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
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玉
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
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
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
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
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

奏必登昊天_{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_{之祀}矣

原注周禮大司樂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亦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亦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亦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亦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入爲尙書郎侍御史太子中亦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罔

以雲爲前鋒都督會罔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

雲屢以直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

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

黃門父居之邪玖浚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

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

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
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
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
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
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
罔極之恩而向垂亾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
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
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
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百姓然後
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

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審諦詳慎統等區區
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慙
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
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
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泣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
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
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
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

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

原注晉書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

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

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淡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許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

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雲弟耽爲平東祭酒

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者

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陸氏無遺大將軍參軍

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

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可爲悼歎後東海王越

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謹案目錄附孫拯褚

陶今

議曰楚祖鬻熊爲文王師今其書有鬻子者其後成穆莊

靈與齊晉狎主夏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於郢嘗用六王

二公之禮則其文物不異諸華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之書右尹子革復能誦祈招之詩則學問淵源

自同於齊魯豈無風雅之文乎孔子以其僭三紀而弗錄

故楚之文辭不見於六經之中及其終也屈原以騷賦爲

辭人倡自置六經之後秦漢而下莫不遵之於是六經之

文不復作盡爲騷人辭客而文章盛矣建安末曹氏昆弟

雖論體製猶未大備陸氏世雄荆楚累將重侯丕顯武烈

未有文人國亾而機雲出焉機年二十作文賦遠挾屈宋

下拉曹劉窮極作文之情狀推本篇章之體制究竟辭藻

之利病精粗本末無不周悉遂爲作者大匠百世文宗嗚

呼六經之後文章之學皆本於楚豈抑之久故發之傑且

異歟抑豈江山之勝篤生異人哉夫發造物之幾者必見

惡于鬼神屈平沈江陸機伏鑕天奪之也又可問天耶又

可九人耶

贊曰三辰麗天萬類賁土紛我情志葩芬抽吐儲神郁氣
戛摩律呂駕才摛藻厭客尊主經緯典則芟崇費淫雕仁
琢義追玉鏘金體制不紊淵源益浚搜抉理窟步驟辭林
爰始屈宋遂極漢魏七子偕作視古無愧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七

元 班 郝 經 譔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于浩 周 鄭泉

馮熙

張溫

秦旦

鄭胄

紀陟

匡 璆

張儼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間問以諭志歸服以交福賀慶

以贊喜致禮以補裁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爲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皆其選也至于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逮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連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聳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爲從長而張儀出入竝相數國爲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搖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爲說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酈隨陸原注蒯通酈食其隨何陸賈高視闊步于麀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于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粵朝鮮而使者冠蓋

相望于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略而已未繫于安危存亡之際也建安末海宇剝裂國別爲三行人雖不置官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還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于孫權與共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口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于吳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荊州權乃稱臣於操以襲關侯吳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丕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吳復交矣吳與魏通而中絕其後復與晉通而復絕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絕漢賊不共戴天終與魏絕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

來字未詳疑
有誤

勝荆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猗亭漢吳復
合而首尾並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濡須諸葛亮軍渭南魏
人來震君臣肝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
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
不錄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未
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
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
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鄆邸閣督昭烈出至鄆與語大奇之
擢爲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尙書昭烈
崩于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瑋費禕等相與報

荅丞相亮深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
曰今主上幼弱初卽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
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
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
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
自保全以此猶豫爾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
世之英諸葛亮亦一世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謹案志此下有合此二長四字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
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漢和遣張溫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爾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玄挾張原注裴松之日

挾夷念反或作豔權蓋謂丁玄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

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

堵初征涪陵見元猿抱子緣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漢亡入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

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為何不受邪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荅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復東聘吳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馮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孫權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君既年長孤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

原注孫盛

曰夫帝王之保國惟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勢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豈不諛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

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徙雒陽病薨

議曰嗚呼昭烈債軍崩殂孫曹方睦持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姦強援離而復合攜黨而

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罷於奔命隱然爲大將軍而本根強固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威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昭烈入蜀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

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

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范獻子聘

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惟不學也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旌誥衆各自約

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十三年卒子濟嗣

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覆則便宜從事得以專對

不受其辭爾若違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折中媵賤事陳人微者不志此其志者大夫無遂事媵禮之輕者盟國之

重者以輕事遂乎國重故並錄之見其不當遂也夫勝事而擅盟公侯為國生事故冬齊宋陳三國來伐特曰遂生于事也曰及其志專也于鄆至陳湯誅鄆支單于匡衡當以

擅與師矯制生事蠻夷不宜加以爵土議者避之原注漢書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鄆支單于侍子還單于怒殺吉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屍鄆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陳湯

與西域都護甘延壽謀擊鄆支延壽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圍鄆支城

單于戰敗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延壽湯遣使上疏言狀既至論功匡衡以為延壽湯擅

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嘉延壽湯功

封延壽為義城侯湯關內侯孫權僭號朝論以為當絕孔明以天下大

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

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

之可也乃欲歃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曩者鄧芝奉

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并魏之後大王不淡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

謂漢大使矣原注或者以震移文有剖判土宇等言謂吳使之來已有中分天下之約而震遂與權盟

非震之罪案未帝及孔明傳祇書權告稱尊號事而權傳及盟文亦無先遣使與漢定約之文特震至而權要之與

盟遂使告漢共分魏土孔明既屈從賀稱尊號故亦從其誓約為徙封國震既不拒權孔明方與掎角討賊焉得忤

權而拒之也故歸罪於震云爾震之剖判土宇之言謂東西割據立國相與響應討魏非有中分之約而為是言也

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

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罪云盜百

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眾以圖北
虜視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爲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
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
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內消
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
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
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
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
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揆察然徽潛采聽曹公方與袁譚
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
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

謹案安東志
注作鎮東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便捷孫權爲吳王
擢咨爲中大夫使魏曹丕謂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
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
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
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又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
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雖有餘閒博
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
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
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
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驚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
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
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
惜之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
謹案綜今志作總
宋本作綜與此合尤善春
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丕問曰吳
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
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
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不善之
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
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愬臣聞兵家舊

論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
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
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根本強固
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書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
威容爲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
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黃旗運
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
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對使畢
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頃之遷太
常兼尙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

謹案勅志注作勸
宋本作勅與此合

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禮無二嫡
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
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
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
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
于禁軍軍沒爲關侯所得孫權襲侯并得周甚禮之及曹
丕立權遣周爲牋上不曰昔討關侯獲于將軍卽白先王
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
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
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故令本誓未

宜從前例避

卽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
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
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
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
閒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
棄旣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克獲關羽功效淺
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卽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
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
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
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
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

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謹案督將

志注作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

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

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

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

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

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

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

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

丕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必服不悅周

言謹案志注此下有以既篡代遣使封權為吳王詔使周

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

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

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

又指天為誓周還權不遣子丕乃畱周不遣權上書謝又

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

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

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

喜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

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

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慚怖自頃

續後漢書卷六十一
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
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思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
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
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
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
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
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
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
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
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

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
人皆權股肱腹心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
明效也謹案今志考證云案下云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
爲得其真則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
脫無字諸本同惟
冊府作無異心是丕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
但飾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丕旣彰權罪周亦見疏遠
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
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
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
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諍
或失禮敬寧不謹案志注
無不字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

今值朝廷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
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
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
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卽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
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毋以吾正名故乎衆曰曹操父子
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
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
未復書爾昭烈默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
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爾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爲車騎將軍
熙歷東曹掾黃武二年使漢弔昭烈之喪還爲中大夫後

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旂巴
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
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
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
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
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
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
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不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
陷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
熙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
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

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

父允

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

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

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

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

謹案今志作延見太平御覽作

廷見與此合

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

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徒太子太傅

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溫曰卿

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

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

之功

原注國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

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

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

心必無疑貳溫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

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

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

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澣願與

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人

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

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

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頃之

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溫稱美漢政又

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
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
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
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
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
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
憎不由公理原注吳錄彪字仲虞廣陵人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
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
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
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
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
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擣吏客及殘餘兵時
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
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預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
布於淡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淡計又殷
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
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尙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
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
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于市

朝今斥還本郡以給斯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躒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赫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士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

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人神宜其光輔

五君以爲盟主也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

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

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幾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聰謹案陳志作聖聰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原注裴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暎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

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焯焯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初溫被徵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謹案目錄此下有秦旦傳今闕

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

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謹案張昭傳作孫紹鄭禮此處禮作札紹作邵皆沿志注共

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

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

冑權大怒召冑還潘濬陳表竝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
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
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返謹案志注作詩詞往返
毛本詞作相與此合
吳亡入晉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
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
父亮爲尙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
出爲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宏璆使魏壽春將王布宴
陟等夸其騎射旣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
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君子未有爲之者布大慚至魏曹奐
使儻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

百寮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官畢會儻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
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
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拒守對曰疆
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
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昭善之厚爲之禮原注裴松之
曰以爲人有
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
稱能若日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
不猶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惟陟有密
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晉爲驃騎將軍宏
璆曲阿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膺他書皆作
鷹宜公之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
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
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
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
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
以所不知而不能尙書僕射羊祜尙書何禎竝結縞帶之
好焉及還儼道病卒忠勸皓襲晉弋陽遂與晉絕子翰字
季膺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時
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
賦俄而冏敗世高其見幾云

議曰張溫有雋才鋒穎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顧
徽趙咨諸賢辨惠明敏咸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乎紀
陟宏璆當皓之世銜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秦且雖
非正使萬死奪命崎嶇海陬不失身於人卒歸國復命可
謂忠矣

贊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私
申好惟允煜煜周京奉使尤謹漢吳合從犄角誅仇星塵
玉節照曜江流伯苗開濟德豔誠盡崔巍二國炳烺一信

道光癸卯九月下旬桐鄉沈炳垣校讀

炳垣

